似水流年

# 春暖又见石楠红

>>>>>>>>>>> 应红枫 文/摄

仿佛一夜之间，春风渡海，唤醒了东海之滨岙山岛上的那片红叶石楠。好多年啦！每到春暖时节，在宁波舟山港岙山石油基地30万吨级码头前沿的海岸线上，这片红叶石楠便会生长层层叠叠的新叶，铺展出一片明艳灼目的红色，与远处的碧海、近处的巨轮、岛上的储罐相映衬，勾勒出这座小岛的春日盛景。

岙山岛静卧于舟山群岛的碧波间，直面着虾峙门国际航道，是宁波舟山港连接南北航运的重要枢纽港口。这里没有水榭园林的精巧雅致，却有着海天辽阔的雄浑气魄；没有琳琅满目的都市喧嚣，却有着草木茂盛的坚韧与安然。而那片红叶石楠，就生长在岸线与大海之间，宣示着钢铁风骨与蓬勃生机的自然交融，守着潮起潮落，伴着晨昏更迭，成为岙山岛上一抹动人的风景。

那片红叶石楠，还是在岙山石油基地开港建设初期栽种的。当时的施工条件十分艰苦，盛夏酷暑，孤岛缺水，施工人员挥汗如雨在工地劳动一天，每个人却只能分到一小桶生活用水，除了烧开水喝，只够洗脸刷牙，冲淋洗澡更成了奢望。但大家坚守在岙山岛上，情绪积极乐观，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凝心聚力团结创业。

那时，住在岛上的每个员工每月买有50元钱的银行有奖储蓄。有一次，其中一人幸运兑中了70元的“大奖”，立马有人起哄提议用奖金买两只鹅来改善食堂伙食，于是众人拥护，哪里容得中奖人分辩。当时的70元钱能买两只半鹅，于是第二天，大伙聚餐吃到了香喷喷的白斩鹅，边吃边对中奖人说：“吃别人的就是好吃！”中奖人一脸苦笑：“都被你们吃得一干二净了，还祝贺个啥！”那晚还有人拎出一台双卡录音机到食堂播放歌曲给大家助兴，那次晚餐大家吃得那个开心啊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岙山石油基地建设接近尾声时，我们接到通知：当时全国直接靠泊的最大油轮——英国籍30万吨级油轮“兰姆帕斯”号已经从英吉利海峡开出，将在40天后靠泊岙山基地卸油，要求我们在一个多月里完成扫尾工程并符合进油的各项条件。那段时间，大家没有了节假日，没有了休息天。大年三十，岙山工地上还到处是电焊的弧光和繁忙的身影。为了确保超级油轮能按时抵港卸油，建设者们厉兵秣马、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施工第一线。

那年除夕之夜，工地上的碘钨灯光将整个施工区域照耀得亮如白昼，如同大家的心情。换班下来的几个年轻人，在岙山村小店买回一堆烟花鞭炮，不到半小时便成了一地碎纸，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四合院式的工棚院子里。余兴未尽，大伙几个挥锹将院子里的残雪堆积在一起，堆了一个硕大的雪人，还从厨房找出两个煤球塞在雪人的眼窝里。捱到凌晨，大家还毫无倦色，于是一起踱步来到海边，踏着残雪边逛边聊，直至天色有些朦朦发亮，依然不愿意离去。寒风不断从前方的虾峙门国际航道上吹来，大家裹紧棉袄，蹲在海塘边上一动不动，期待着新年的第一缕曙光。

岙山石油基地的建成投产，成为了舟山港对外开放的里程碑。一晃三十年，年年有春天。春暖时节，当年栽种下的那片红叶石楠，总会展现出惊艳的色彩。它们在温润的春天里悄然苏醒，枝桠间鼓起细密的芽苞，褐红中透着亮色，积蓄着新生的蓬勃和力量。不过几日，芽苞便次第舒展，新叶层层叠叠地绽放开来。那抹艳红是一种清澈明亮、烂漫奔放的红，是新生涅槃的热烈，是被海风淬炼一个冬季后重获自由的色彩。

日出日落，斗转星移，曾经碱花累累的滩涂，如今已是千万吨级大港。面对悠扬的浪声、苍穹和自由的飞鸟，那些星罗棋布的岛屿，分明是一枚枚翡翠，镶嵌在东方大港的门户上。

民间记忆

# 春风吹绿茅草针

>>>>>>>>>>> 鱼享

早春的风，还是有点冷。夜里，下了一阵雨。第二天早上，雨停了，小区里的草地湿了，风吹过来也是湿的，我吸吸鼻子，有种要流清水鼻涕的感觉。突然就想到了茅草，茅草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的吧。对面名叫“梅树湾”的水库坝上、水稻田埂上、矮山坡上，曾经裸露的泥土，已是一片浅绿，要是光脚踩上去，会感觉无数的“细针”在扎脚底，那是茅针长出来了。

茅针，茅草里长出来的“针”。当我还是刚学会走路的娃娃时，就认识它了。我妈从地里干活回来，就会给我们姐妹仨带点好吃的：一小把野莓，几颗毛栗，一根挂满“老鼠妮妮”（学名叫“胡颓子”）的枝条，那些都是来自山野的果子，是孩童时的仙果。茅针是茅草的花芽，样子像还裹在叶子里的麦穗，茎干是绿色的，尖顶有的露点紫红色，是用力顶破冻土的印记吧。我妈把一把茅针递给我们，还会说一句“茅针又抽出来了”，像是纪录片里的画外音，也是她接收到的时光的号令，要开始新一年的耕作了。

上小学时，每天要经过念母岭。在我们这个卫东村和北面的红卫村中间（这样带有年代感的村名不久后就只留在村志里了），有一座二三十米高的山，以前，红卫村人到外面去，要翻过山，经过卫东村。后来，两个村的村民从山中间挖出一条路，在半山腰，中间高，两头低下去，连接到地面。我总觉得它像一条旧裤子挂在树上，裤腰朝着红卫村，裤脚朝着卫东村。

念母岭沿路茅草丛生，三月里，我们一路拔着茅针上学去。两个村的孩童自动分成两队，要比一比哪队拔的茅针多。上学路上，我们一般总能拔“一握”。“一握”是指一只手能紧紧握住多少根。“一握”多的人可以吞并少的人的茅针。我的手指细长，“一握”有40多根，吞并过好些小伙伴的茅针。这“一握”茅针，握紧，再快速放开，先吃掉散得最远的那一根。这是小军发明的游戏规则，他因此获得了“军师”的荣誉称号。

剥开茅针的叶子，露出里面的絮芯，也是技术活。絮芯只有细细一条，稍微用点力，就会扯断了。不老不嫩的絮芯最受欢迎，银白色，有点细绒的质感，含在嘴里，淡淡的青草味加一丝丝的甜，絮芯慢慢地化开，慢慢地洇入喉去。我喜欢举起细细的一条絮芯，对着阳光，眯着眼看，有羽毛一样的光线围着絮芯闪，这是我独享的秘密，再放进嘴里时，这絮芯就多出了一种滋味。

“三月拔茅针、四月拗乌笋、五月煮蒲羹，六月乘风凉……”谁能想到，这茅针里还能牵出一条红线呢。

大多数茅针是从头一年枯黄的老茅草根部抽出来的，男同学们说自己眼睛花了，看不清茅针，不过，愿意陪着。女同学们蹲在地上，一丛丛茅草仔细找过去，时间一长，觉得那细细的绿针会自动跳出来打招呼似的。

拔茅针时，岱岱总是陪在燕子身边，燕子拔一根，岱岱就接过来拿着。吃茅针时，岱岱总剥断絮芯，燕子就剥给他吃。岱岱蹲下来，仰着脖子，张着嘴等着投喂的样子，曾给我们带来很多笑声。后来，他俩初中同班、高中同班，不同城市的大学四年也没有消磨掉这份茅针喂出来的情谊。工作后，他们结婚了，第二年就生了一对儿子。

阳春三月，茅针正当时。等到桃花落尽，茅针就要老去。只能期待来年春风再吹醒。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# 晚报是我的良师益友

>>>>>>>>>>> 陈国伦

30年前，当我获悉《舟山日报》实行自办发行和《舟山晚报》创刊的两件好消息时，马上向有关领导要求去当发行员。彼时，我虽年已花甲，但依然对工作保持干劲。从此，“自家报纸自家送，当天报纸我先看”，我全身心地投入，风雨无阻，仅周日休息一天，连六十大寿、正月初一的好日子也照常送。

那时候，金塘岛上看报的人相对比城镇少，对新创办的晚报更是陌生，我一面投递一面宣传，加之优质的服务，日报、晚报的发行量同步上升，当年就被报社评为优秀发行员。

晚报建立小记者队伍后，我支持在校的小孙子加入小记者，从此晚报成了他成长的摇篮，中小学期间发表了10余篇文章。后在哈尔滨读大学时，假期回家就到晚报实习，在记者的帮带下，写作上很快入门。饮水思源，这对他在大学毕业时考取公务员及后来的进步不无关联。

晚报创办老年版后，我乐于“老人写老事”，但因不会现代信息技术，晚辈又不在身边，投稿颇感困难，有时候会亲自送手写稿。80岁那年的一天，我特地去报社送配文的旧照，那天早上，编辑缪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此后，面对我功底差、写法老套的短板，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、修改，大大激励了我的写作热忱。从“火柴盒”“豆腐干”到整版“大块头”文章的发表，有时还在征文赛中获奖，先后12年被报社评为积极（优秀）通讯员，这些收获对我这个小学程度的“老童生”是极大的鼓舞。

由于与晚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每当获悉有新闻价值的素材时，我会立即动笔，有难题就打电话向编辑老师求教；自己不能独立完成的，就马上报料配合记者采访，这已成为常态，并得到编辑老师的支持。有一次采访百岁老人，我从南山自费打车赶到大丰，与等候在那里的两位记者会合后圆满完成任务。对此，我乐此不疲。

如今年过九旬，渐感力不从心，但我依然坚持读报写稿。在此也祝愿“而立”之年的良师益友《舟山晚报》越来越好！